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2001年2月8日星期四

下午3時正會議開始

出席議員：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丁午壽議員，J.P.

田北俊議員，J.P.

朱幼麟議員

何秀蘭議員

何俊仁議員

何鍾泰議員，J.P.

李卓人議員

李柱銘議員，S.C., J.P.

李家祥議員，J.P.

李國寶議員，J.P.

李華明議員，J.P.

吳亮星議員

吳清輝議員

吳靄儀議員

周梁淑怡議員，J.P.

涂謹申議員

張文光議員

許長青議員

陳國強議員

陳婉嫻議員

陳智思議員

陳鑑林議員

梁劉柔芬議員，S.B.S., J.P.

梁耀忠議員

單仲偕議員

黃宏發議員，J.P.

黃宜弘議員

黃容根議員

曾鈺成議員，J.P.

楊孝華議員，J.P.

楊森議員

楊耀忠議員

劉千石議員，J.P.

劉江華議員

劉健儀議員，J.P.

劉漢銓議員，J.P.

劉慧卿議員，J.P.

蔡素玉議員

鄭家富議員

司徒華議員

霍震霆議員，S.B.S., J.P.

羅致光議員，J.P.

譚耀宗議員，G.B.S., J.P.

鄧兆棠議員，J.P.

石禮謙議員，J.P.

李鳳英議員，J.P.

胡經昌議員，B.B.S.

張宇人議員，J.P.

麥國風議員

陳偉業議員

梁富華議員，M.H., J.P.

勞永樂議員

黃成智議員

馮檢基議員

葉國謙議員，J.P.

劉炳章議員

余若薇議員，S.C., J.P.

缺席議員：

呂明華議員，J.P.

劉皇發議員，G.B.S., J.P.

出席政府官員：

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女士，大紫荊勳賢，J.P.

財政司司長曾蔭權先生，J.P.

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女士，J.P.

政制事務局局長孫明揚先生，G.B.S., J.P.

工商局局長周德熙先生，J.P.

規劃地政局局長蕭炯柱先生，J.P.

運輸局局長吳榮奎先生，J.P.

房屋局局長黃星華先生，G.B.S., J.P.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先生，G.B.S., J.P.

庫務局局長俞宗怡女士，J.P.

民政事務局局長林煥光先生，G.B.S., J.P.

財經事務局局長葉澍堃先生，J.P.

環境食物局局長任關佩英女士，J.P.

衛生福利局局長楊永強醫生，J.P.

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女士，J.P.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尤曾家麗女士，J.P.

教育統籌局局長羅范椒芬女士，J.P.

經濟局局長李淑儀女士，J.P.

工務局局長盧耀楨先生，J.P.

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鄭維健博士，J.P.

列席秘書：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J.P.

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依據《議事規則》第8條的規定出席會議，接受質詢。

主席：請各位議員繼續站立，待行政長官進入會議廳。

主席：行政長官會先向本會發言。

行政長官：主席女士、各位議員，我很高興出席立法會今天的答問會，就一些彼此關心的問題與各位交換意見。

在回答問題前，讓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對香港近期的經濟發展和珠江三角洲與香港合作的一些看法。此外，我也想藉這個機會談談社會近日關注的法輪功問題。

從近期的數字可見，香港的經濟已從亞洲金融風暴中完全復甦過來。2000 年的增長預期會高達 10%，遠超過亞洲其他地區。失業率亦穩步回落至 4.5%。我預計情況會進一步改善，而最高興的是看到不少公司已開始加薪，與員工分享經濟復甦的成果。

過去 1 年，跨國公司在香港設立的地區總部和辦事處總數由 1999 年的 2 500 間增至 2000 年的 3 000 間。香港在亞洲區內，更是中國大陸以外吸引最多外資的地區，所吸取資金高達 231 億美元。此外，在證券投資方面，從美國流入的資金也達 53 億美元，遠遠高於亞洲任何其他地區。這些數字不但充分證明外資對香港前景充滿信心，而且顯示他們以實際行動來表示對香港的信心和支持。

各位，我十分瞭解，雖然經濟已開始穩步復甦，但由於過去泡沫經濟的爆破、資訊科技急速發展和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經濟轉型，社會上仍有不少人士，尤其是負資產的和較低收入的人士，仍未受惠。他們所面對的種種困難，特區政府是非常關注的。我相信隨着經濟保持向好、樓市穩定，以及特區政府在增加就業和刺激經濟的措施逐步落實後，越來越多人的生活會開始獲得更好的改善。

在農曆新年假期時，我有不少親戚和朋友像其他香港人一樣到處旅遊，有機會瞭解其他地區的發展。很多人回港後向我說，香港無論在社會穩定、經濟復甦、生活環境及所享有的自由方面，都是亞洲、甚至是最優勝的地區之一。這使我們感到作為香港人，我們不單止應為過去的努力和成就感到驕傲，也應對香港的未來充滿信心。

大家都知道，我在剛剛過去的聖誕假期裏到廣州、深圳和東莞訪問，並與當地的領導人會面。我也想在此與大家分享一下，我對這次訪問的感受。二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為國家帶來巨大變化，在這過程中，香港一直作出重要貢獻，也因而獲益不少。珠江三角洲也因靠近香港，所以可充分利用香港的經驗、資金和港口設施等，發展為全球最重要的製造業中心之一。香港也因為有了珠江三角洲製造業的強大支持，得以成為全球第十大的貿易體系及國際金融、貿易及運輸中心。

無可置疑，香港和珠江三角洲的經濟已經是二而為一，不可分割的。我在每次的施政報告中都提出，香港未來的發展一定要以建立珠江三角洲區域經濟體系的大前提下，加強配合，讓各個城市發揮，達致優勢互補、互惠互利的大目標。

這次訪問中，有兩方面使我留下特別深刻的印象。第一，廣州、深圳和東莞過去數年在城市建設、環境改善方面，一日千里。廣州市充滿一片新氣象，珠江堤岸井井有條，深圳市更因其綠化成就，去年獲得“世界花園城市”的美譽。東莞市的發展大計，是充滿魄力。第二、無論與市級的領導會面或在街上與市民接觸，都會令人感到他們對國家的建設、城市的發展有清晰的目標，對前景充滿信心。

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珠江三角洲的人均產值急劇增加，在廣州、深圳等大城市，更已達 4,000 美元，估計 5 年之後會達到 7,000 美元。經濟發展已開始進入新領域，可以預見的是未來工業生產會逐漸脫離來料加工，走上高科技、高增值的路線，而服務業的發展和需要肯定會越來越快。

如果我們只從一個狹窄的角度來看，珠江三角洲城市的迅速發展，會對香港造成不少威脅，但如果我們能更擴闊我們的視野，從珠江三角洲區域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整個地區都會富裕起來，這既能為國家發展作出貢獻，也必定為香港帶來新機會，但最重要的是，我們不能再故步自封，繼續二十多年以來倚靠內地便宜的土地和勞動力進行生產模式。我們一定要有新的思維，我們也要知道我們積極支持珠江三角洲的發展，認識到若珠江三角洲越快富裕起來，香港的得益亦會越大。

最使我感到特別高興的是，每當我與每一位市領導會面時，他們都十分重視與香港的合作，並向我詳細介紹他們對城市發展的藍圖，使我更深信我們應積極利用香港的優勢，推動珠江三角洲區的經濟。我們要與廣州、深圳、澳門、東莞、珠海等城市在多方面加強合作，尤其在高新科技、物流中心、專業服務和旅遊方面的合作，鞏固和深化香港的國際商業和金融中心的地位。

在未來 25 年，珠江三角洲發展會越來越快，中國亦會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系之一，香港要在這大好形勢下把握機會，發揮我們的優勢，為香港創造更大繁榮，為香港人製造更多的財富，以及將香港建設成國家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及亞洲國際大都會。

各位，現在我談談法輪功的問題。我上星期在電視上看到，有法輪功的成員帶着親生的女兒在天安門廣場自焚。因為媽媽相信自焚可以帶母女兩人上天堂，以致發生了一場家庭慘劇，我感到非常震驚及悲痛。我絕對不希望有同類的悲劇在香港發生，亦相信香港市民會持有同一的看法。

作為特區政府，我們的確有責任防患於未然，留意事態的發展。我們必須心存警惕，有些先進國家備受邪教的困擾，有教徒做出了違反倫常的行為。在這段日子裏，很多人關注法輪功在內地及香港的活動，香港市民也瞭解到國家能夠穩定地、和諧地發展，是國家與特區的共同利益。內地若有任何不穩定，便會影響香港的繁榮；而且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們的共同願望是在新世紀，能夠看到在改革開放已經取得成就的基礎上，國家有進一步發展，民族進一步振興。因此，維護國家及香港的整體利益，是我們的共同責任。

由於法輪功的活動，於是便有評論揣測特區政府會否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加快立法。特區政府一向的設想，都是先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進行研究，在適當時候進行廣泛的諮詢，之後提出立法草案。我們的計劃並無改變。

香港是一個和平、自由及法治的社會。我想強調，我們會堅守憲制及法治的原則，我們會堅定執行《基本法》，維護“一國”之下的“兩制”，保障香港賴以成功的所有制度，以及市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在這原則下，特區政府會密切注視法輪功在香港的活動，同時不會容許任何人利用香港的自由及容忍，影響特區的社會秩序及安寧，或內地社會的秩序及安寧。謝謝各位。

主席：行政長官現在回答議員的質詢。如有需要，提出質詢的議員可在原本的提問獲答覆後提出一項簡短的跟進。

打算提出跟進質詢的議員只須舉手示意，我便會讓你提問，否則，我會請另一位議員提出質詢。

朱幼麟議員：主席，董先生在去年的施政報告內曾提及為了支持香港知識型經濟的發展，香港政府會在將來 10 年提升高等教育的普及率，從現在的 34% 至 60%，這是值得支持的。現在美國的普及率是 81%。不過，在上月初，政府提出在未來 3 個學年，對 8 所大學的撥款會削減 4%，這削減與我們的教育政策 — 長期的高等教育政策 — 會否有矛盾呢？

行政長官：朱議員，我們對於要在 10 年內能夠實行有 60% 的 student population 可以就讀高等院校，我們有很大的決心。至於朱議員剛才提及的削減經費 4% 這件事，其實我覺得大家要這樣看。這是政府與教育諮詢委員會在 1996 年達成的協議，現在亦只是為執行這協議而進行的。因為之前的十多年來，高等教育的發展很快，政府投入的資源及將來的承擔很大。在大學的發展正進入鞏固期的時候，大家應考慮有否辦法在鞏固期內將這開支調整一下，因此，便得出這個結論來。

對 8 所大學來說，削減開支始終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我們也很瞭解。不過，我亦看到學校是很努力的，在不影響教育質素的大前提之下，努力地進行配合，我亦相信他們會進行得很好。其實，香港的高等教育也是值得我們驕傲的一件事。香港有 3 所大學，香港大學、中文大學及科技大學，不論甚麼評論員，每當他們將這 3 所大學的成就與亞洲其他學校比較時，它們都是名列前茅，是相當不錯的。我不覺得我們這樣的做法，會影響我們這 10 年內進一步發展我們的高等教育目標。

張文光議員：請問董先生.....。

主席：張議員，請你站起來提問。

張文光議員：對不起，我忘記了要站起來。董先生剛才說特區政府絕對不會容許法輪功的學員利用特區的自由，使香港成為顛覆中國政府的基地，甚至影響香港與內地的安寧。我想問董先生現在是否認為法輪功在香港的活動是有意圖的，並且有證據證明他們已經利用特區來進行顛覆中央政府的活動，甚至影響了香港與內地的安寧呢？董先生認為香港人，其中包括法輪功的學員，可否做一些針對中央政府，例如提出批評，甚至提出抗議的行為？這樣做是否相等於顛覆中央政府呢？

行政長官：張議員，你可以坐下，但是，我卻會一直站立。我自己覺得最重要的是我們怎樣看法輪功。其實，香港的佛教團體已經與他們劃清界線，因此，我們不可以把法輪功視作主流，或把法輪功視作主流的宗教團體。從有關的報道，我們看到他們的確在內地危害了很多人，這些是大家都看到的。上星期我們也在電視看到這方面的報道。

第二點，香港的法輪功最近的活動是升級了，他們針對中央的行為亦升級了。他們是否在鍛練身體呢？還是在進行宗教信仰的活動呢？我們大家可以作出判斷。所以，我唯一可以對張議員說的是，在現在這時刻，我們正密切注意法輪功的活動。

張文光議員：我想問董先生，他覺得法輪功現時在香港的活動，其中包括他們的確有批評中央政府，甚至批評江澤民主席的一些活動，究竟是否足以構成顛覆中央或甚至構成利用香港的自由作為基地，來進行一些顛覆中央的活動的罪名呢？如果我們將來制定顛覆法時，這些行為會否受到限制？

行政長官：關於我對法輪功的看法，我再次強調，我們要看法輪功有否危害香港的秩序及安寧，看他們有否做任何事危害內地的社會秩序及安寧。我們是會密切注意他們的活動的。

葉國謙議員：董先生，其實我們已三讀通過了與市區重建有關的條例一段時間，但是，直至今時今日，政府仍未就賠償安排作出最後的決定，使整項市區重建計劃無法進行，亦對受影響的舊區居民造成很大的困擾。或許董先生也知道，在現時來說，其實最大的爭論點，是關於賠償準則的問題。政府堅持以 7 年樓齡來作為賠償準則，而受影響的居民則認為應該是 5 年，按兩個準則計算的金額只相差二、三十萬元，如果以百分比來計算則只是幾個百分點。我想問董先生，為何政府會對那幾個百分點這般堅持呢？政府有甚麼困難呢？不知董先生可否告訴我們他對這問題的意見？

行政長官：葉議員，舊區重建是當今的要務和急務。我們希望在未來 20 年內，在 9 個地區進行舊區重建，這是一項十分迫切的工作。但是，我們現在的研究過程當中的確發生了問題，因為據我瞭解，有立法會議員希望用以 5 年樓齡作為賠償的準則。事實上，如果我們以 10 年樓齡作為賠償準則，政府的財政安排已十分緊絀，如果再以 5 年樓齡來計算賠償金額，私人企業肯

定便不會參與舊區重建的計劃。屆時，是否要政府承擔進行所有舊區重建項目的全部責任呢？如果真的是要政府承擔這些責任的話，這件事將來會演變成怎樣呢？

政府應否像現時的房屋委員會（“房委會”），即各位議員現時對其有這麼多意見的房委會一樣，既要興建樓宇，又要做各方面的工作？我們理財要有理財的原則，但是，另一方面，我們當然也同情那些舊區居民的居住環境。其實，政府的原意是以 10 年樓齡作為賠償準則，但是，考慮到立法會多位同事的要求，才把有關樓齡準則降至 7 年。據我瞭解，（也許我記錯了）要將準則降至 5 年，根本是沒有可能的，所以，這裏是有點問題。因此，我很希望有關的政策局與幾位同事再進一步研究如何解決這問題，盡快開始進行舊區重建。

葉國謙議員：董先生，因為我也聞說蕭局長可能會在 2 月底、3 月初再提交有關條例草案。屆時，如果政府仍然堅持按 7 年樓齡作為賠償準則的話，我不知道我們的財務委員會會贊成還是反對，如果該項條例草案真的被否決的話，是否表示市區重建局便會因此不能運作，壽終正寢，而不能繼續下去呢？

行政長官：葉議員，我很高興我不是蕭局長。我想如果真的不能達成妥協的話（其實 7 年也是一個妥協的方案），這問題便會拖延下去，這樣對大家都沒有好處。

劉千石議員：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女士宣布提早離任，政府除了要填補政務司司長的空缺外，其他重要官員也可能有人事上的變動。董先生可否告知本會，在考慮主要官員的人選時會採用哪些準則呢？確保新主要官員人選政治中立，以及不會和商界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是否董先生所考慮的準則呢？同時，董先生如何確保不會讓人挑撥離間你和新任政務司司長兩人之間的關係呢？

行政長官：劉議員，我和陳太的合作關係是很好的，任何人都可以挑撥離間，但是不會成功的。（眾笑）

我相信將來新任的政務司司長和我的合作關係一定良好。我順帶一提，我知道整個社會都在等待我公布有關人選，我也希望能盡快公布，但是，剛巧碰上農曆年假，所以稍為延誤，我希望下周可以作出公布。

至於人選的準則，其實很簡單。基本上一個人的才能、理念、為人，以及其在社會上的認受性都是很重要的。至於其他較為簡單的準則，各人的看法則不盡相同。不過，有一件事情我是可以確保的，便是我絕對不會容許任何官員，包括我本人在內，在作出決定時有任何私人的考慮，這是不可能發生、也是不會發生的。

劉議員，無論是我這個職位或各位司長或局長的職位，如果你跟任何一位官員交談一下，便會知道這些職位不容易擔當，擔當這些職位的人一定要有使命感和抱着犧牲的精神來做事。正因我們有使命感、有肯犧牲及為社會的利益來做事的精神，我們才會有這樣優秀的一羣公務員來為我們服務，因此，是絕對不會出現像劉議員所說的私相授受的情況。

劉千石議員：政治中立和是否跟商界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是否行政長官要考慮的主要準則呢？

行政長官：這些都是我要考慮的主要準則。

楊孝華議員：行政長官剛才提及“負資產”的問題。雖然本港的經濟已經復甦，但“負資產”的情況似乎仍然惡化。請問特區政府有否全面評估如果這情況繼續下去，會對香港的經濟和各方面有多大沖擊？

行政長官：楊議員，最近數年，“負資產”這情況的確對香港經濟的持續增長有負面的影響；而“負資產”人士所面對的困境，我和我的同事都很瞭解，對他們也感到很同情。我們希望隨着經濟持續增長、銀行最近減息，以及政府採取的一系列措施，樓價可以逐漸穩定下來。去年和今年也是居屋、公屋及私人樓宇供應的高峰期。在這情況下，市場會受到更大的壓力。我希望隨着銀行減息，以及我剛才所說的經濟復甦，這些大量的供應會慢慢為市場消化，樓市會逐漸穩定下來。

政府無法控制每天樓價的上升或下跌，但政府有一個重大原則，便是長遠來說，希望樓價穩定，隨着通脹上升。雖然政府無法每天控制樓價，而這也不是我們的責任，但由於政府是最大的地主，長遠來說，我們對土地的供應具有相當影響力，所以是一定可以影響樓市的。因此，我希望過了一段時間後，“負資產”人士所面對的壓力便會得以減少。

楊孝華議員：對於“負資產”這名詞，香港人在這二十多年來都感到很陌生。我記得在七十年代初期這名詞曾經出現，而當時我以為是跟股票有關的。剛才行政長官說這與房屋政策、樓市等有關，但很多人會想到這跟銀行的貸款政策也有關。請問行政長官，除了想樓市穩定外，在金融或銀行方面會採取哪些措施，以幫助解決“負資產”惡化的情況呢？

行政長官：楊議員，據我瞭解，可以做的事，金融管理局已經做了。銀行是按照他們的商業規則操作。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供與求的問題，其次便是經濟須持續復甦的問題。我希望隨着經濟持續復甦，供求逐漸平穩，大市便會穩定下來。

鄭家富議員：董先生，特區政府的房屋政策確實令我們感到很遺憾。曾幾何時，你雄心勃勃，推出“八萬五”建屋計劃，但地產商一出口，便令其無疾而終。近日情況更變本加厲，減建居屋，並把公屋及居屋申請人的入息上限降低。政府的房屋政策讓我們感到似乎不是為基層的福利政策，而是純粹為地產商的富豪政策，甚至是“劫貧濟富”的政策。董先生經常說關心低下階層，但口講無憑，你可否實事求是，真正做些實務，關心我們的低下階層，關心我們的夾心階層，關心我們的“負資產”人士，為他們着想一下？

行政長官：我不知道鄭議員 1996 年、1997 年時在哪裏。當時樓價飆升，社會上興建了這麼多居屋、公屋，以及興建這麼多私人樓宇，於是到了 1999 年、2000 年、2001 年，便遺留下來這麼大的問題。要嘈吵便應該那時嘈吵，提出不要興建那麼多樓宇。現在事情已經發生了，我們正在想辦法解決這件事。

鄭議員，認真來說，我們就房屋方面所採取的一切措施，都是為了關心“負資產”人士。為何我們關心他們呢？因為樓價繼續跌下去，會對整個經濟不利，對全港也不利。我們是從這出發點考慮，而不是為了地產商。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想告知鄭議員，在 1997 年 6 月 30 日時，香港有 15 萬戶等候“上樓”，到了今天，數字已經下降至 10 萬戶。這是我當時許下的一個承諾，我們一定要做到。到了 2003 年，輪候“上樓”的時間會從 1997 年的 7 年縮短至 3 年。其實，政府為那些比較不幸、須入住公屋的人已做了很多事情。這也是我們的政策，我們會加快公屋的興建。

至於有關其他各方面，我剛才也提過，我們的政策是維持現時的樓價穩定，希望長遠來說，樓價會隨着通脹上升。至於居屋方面，我們會較為彈性處理。如果有需要的話，我們會把更多居屋逐漸改變成公屋。我們長遠的目標是希望少建居屋，以貸款來代替，今天申請購買居屋的人，明天可以申請貸款置業。我們是採用這個方案辦事。事實上，在 1998、1999、2000 年，甚或最近財政司司長在 11 月就此發表意見時，已多次表示這是我們的房屋政策。

鄭家富議員：董先生，問題的重點是，香港人總是認為特區政府給富豪及大財團牽着鼻子走；我們覺得這政策會令社會越來越分化，貧富懸殊越來越大。特區政府現時坐擁 9,600 億元盈餘，為何我們的政府仍然好像一個守財奴，處處與貧苦大眾斤斤計較，七除八扣，例如我剛才所說的入息上限，但對財團卻寬容寬大？行政長官可否一錘定音，改變今早房屋委員會（“房委會”）的決定，恢復公屋與居屋申請人的現行入息上限，不要降低？

行政長官：關於今天早上房委會的決定，首先，我要說明，房委會在作出決定之前，並沒有跟我討論，但我相信他們是考慮到如何善用資源，如何使最需要的人能夠盡快“上樓”。總體來說，鄭議員，我想再次強調，我們這個政府每天的操作，是為了全港 680 萬市民，我們絕對不會單考慮富商的想法。此外，在經濟發展全球化及我們的經濟結構調整的情況下，我們整個政府對最低收入 20% 的香港市民甚感關注。我們正在推動一系列的措施，希望隨着經濟復甦，能夠幫助到他們。

劉炳章議員：董先生，我們建築行業在最近數年間出現了相當多問題。昨天立法會會議便討論是否有需要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短樁事件。很多議員發言時也提到“價低者得”的問題。事實上，在我與你上次會面時，我也曾向你提過這問題。你當時的回覆是，很多官員對你說現時並不是“價低者得”。不過，我可以告訴你，客觀效果顯示確實是“價低者得”。“價低者得”所衍生的問題，不單止令業界受到影響，連帶香港市民整體也是受害者。我想知道政府有否改善措施，使這問題得以解決。最近唐英年先生負責制訂建築業檢討報告。他不單止在報告內指出，更在公開場合表示，如果價錢過低，曾參與批核的官員或部門也應負上責任。董先生，我希望你會重視這問題。請你告知本會政府打算如何處理這問題。

行政長官：其實，每次我與劉議員見面時，他都會向我提出這問題。據我瞭解，現時政府的政策並不是“價低者得”，而是會考慮多項因素。劉議員既然再三強調，我惟有回去再看看究竟我們是如何處理，然後再給劉議員回覆。

劉炳章議員：謝謝董先生。我希望你會再次看看有關情況，因為剛巧我今早聽聞一宗個案，是某一政府部門批出了一份顧問研究報告合約，在東涌進行一項初步可行性研究，而批出的顧問費用是1元 — 是1元。我希望董先生認真考慮這問題。

主席：劉議員，你應該問：行政長官會否考慮這問題？因為剛才你應該是在提問的。（眾笑）

鄧兆棠議員：主席，最近，新界村代表的選舉訴訟揭示出民政事務局在事前未有諮詢和知會鄉議局和村民的情況下，向法庭提出了一份有關界定何謂新界原居民合法權益的機密文件。由於民政事務局態度閃縮，事後又拒絕公開有關文件，所以新界的鄉民有理由相信當局有錯誤引導法庭和村民之嫌。

我想請問行政長官，為何當局作為案件上訴的一方，可以做出這樣的事；加上當局一再拒絕公開有關文件，箇中是否真的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行政長官：鄧議員，關於你提到的文件問題，我對詳情不甚瞭解。不過，我知道終審法院在判決此案後，民政事務局高度重視這事件，隨即跟鄉議局密切商討如何在兩項大原則下與鄉議局達成共識，以解決村民選舉的問題。至於這兩項大原則，第一，是對終審法院的判決，我們應予以尊重和遵守；及第二，《基本法》第四十條所述的新界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也是我們須予確保的。因此，在這兩項大原則下，民政事務局和鄉議局已正面地向前看，開始研討如何可解決這問題。

鄧兆棠議員：主席，我想請問行政長官，會否要求民政事務局公開這份文件，好讓大家能參閱？

行政長官：我對這事件不太瞭解，我須先瞭解事件，然後才決定如何做。

梁耀忠議員：主席，剛才董先生說香港市民很關心法輪功事件，所以他也很關心這事件。事實上，就法輪功事件，香港社會上不少人士都提出很多意見，但同時亦令我們感到有很大的威嚇力存在，其中包括全國政協常委徐四民先生曾表示，法輪功事件一定會在 2 月底人大常委會開會之前得到解決；而外交部發言人孫玉璽先生更強烈表示，中國政府相信特區政府會依法辦事，不會容許香港成為顛覆中央政府的基地。我想請問董先生，究竟徐四民先生是否與特區政府或董先生有默契，已決定在這個月內解決法輪功事件；以及董先生有甚麼措施或打算，以回應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說話？

行政長官：梁議員，法輪功引起我們香港人及內地中央政府高度重視，是因為最近法輪功的活動，無論在香港或內地，均有所升級，而並非基於其他理由，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我想再次強調，香港與國家的利益是一致的，我相信在座每一位，也不會願意看到香港被人利用作影響內地社會安寧和秩序的地方，這樣對國家不好，對香港亦不好。有關此事件，我沒有跟徐先生談過，也沒有跟外交部孫先生談過。

梁耀忠議員：主席，董先生不斷強調法輪功的活動漸趨高調，不知董先生所說的高調是甚麼意思？如果說了一些批評中央政府或領導人的言論，便謂之高調，其實香港很多團體和人士在過去，以至今日，也曾批評中國政府領導人或中央政府，我知道很多民間組織都曾經這樣做，那麼是否亦會同樣受到董先生或政府部門的密切注視，而政府將會採取行動來處理我們這種“高調”的行為呢？

行政長官：梁議員，你不是想與法輪功相比吧？如果你當天早上看到電視播映法輪功學員自焚的那些片段，你內心是必定會感到很激動的。至於你剛才問的其他問題，其實我已經回答了。對於法輪功，我們會密切注視其今後的活動和動向，以確保香港的社會安寧及秩序不會受到影響。其實，法輪功或多或少是有點邪教的性質。

黃容根議員：主席，行政長官剛才談到居安思危，以及香港的經濟怎樣好，我只想說出一件事，便是自從去年 3 月和 6 月發生了 3 宗海上搶劫和槍傷漁民的事件後，民建聯和香港漁民團體聯席會議向保安局作出反映，經保安局加強了工作和傳媒的廣泛報道後，海面安靜了一段時間；但在去年 11 月和今年春節過後，我不斷接獲漁民報道，在東北區的水域和香港其他水域，發

現有些內地的漁船或船隻進入香港的海岸公園和一些保護區，那些船民更登上我們的岸上，挖掘貝殼類海產，他們甚至使用魚炮等工具。今天早上，我也接到西貢、柴灣及其他區域的漁民的投訴。請問政府怎樣解決這事情？會否考慮修改有關法例？此外，這些船隻是備有魚炮的，對香港的治安會否有影響？最近發生這麼多炸彈事件，與他們有否關係？行政長官會否考慮與政府商討修訂有關條例，以改善上述情況？

行政長官：黃議員，關於你剛才提出漁船受到侵犯的事件，我並不太瞭解，但我會作出跟進，在瞭解整件事後，我會給你一個詳細的答覆。

黃議員剛才談到居安思危，我想就這問題與大家談一談。這次我前往珠江三角洲，該處的轉變的確給我帶來危機感，相信最近有些議員在到訪上海後，也會有同樣的感覺。其實，香港是一個很開放及具競爭力的經濟區域，但不進則退，鄰近的發展給我們既帶來新的機會，同時也帶來新的挑戰和競爭壓力。我認為香港市民對這方面的危機感應該加強，對周邊的環境發展趨勢，須作出更好的評估，對全球化經濟帶來的壓力，須有充分的理解及關注，我們須接受這些挑戰，做足準備工夫。有人向我說，他們很擔心，因為他們覺得香港社會不單止對周圍環境的急速變化未有作出充分的準備，就是市民對自己或對香港也好像失去了信心。

剛才黃議員提到一些年青人放置炸彈的事件。回歸以來，事實上，從金融風暴，以至禽流感及短樁事件，香港好像是“走了樣”，但過分悲觀，以及沒有基礎的樂觀，都是錯誤的，對於我們怎樣迎接將來，也是沒有幫助的。我們不應該盲目自大，同時，也千萬不要對自己失去信心，且看我們處理金融風暴，我們是處理得很成功的；再看我們應付禽流感事件，很多人說我們“雞手鴨腳”，但事實上，我們作出果斷的決定，做了一件好事，並得到國際多方面的認同。我們有很值得驕傲的新機場和貨櫃碼頭，我們的港口是全世界第一的；我們有3所值得驕傲的學府，其他的也正在發揮其潛力。最近我才知道，香港的交響樂隊，在亞洲也是排列前茅的。所以，其實我們在很多地方已經做得很好；香港經濟的恢復，也較其他亞洲地方為佳。因此，我們應對自己有信心，但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回顧自己成功的因素——為甚麼我們從前會成功呢？我們的成功因素，便是我們勤力、勤奮、誠實、不會走向極端，而且希望社會祥和；我們是善於適應的，我們有創業的精神，這些便是基本的成功因素。我希望我們能在這些成功因素的基礎上，將香港正正式式變成在中國大家庭裏的國際都會，建成一個開放、開明、包容和多元化的社會。黃議員，對不起，你提到居安思危，我剛才便借題發揮了。

黃容根議員：多謝行政長官說了這麼多有關居安思危的問題。治安好壞是保障我們市民的一個最大的關鍵，我不是說現在的治安不好，現在的問題是一些船隻不經合法途徑來港，我們應怎樣處理？有關條例是否必須修改？如果條例仍舊不變，今天有 60 隻此類船隻來港，明天可能有 120 隻，變成整個海上都滿是這些非法進入的船隻；如果這些船隻只是過境性質，我們當然是沒有意見的，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請問行政長官和政府會否研究有關法例，並作出檢討？

行政長官：好的，我會跟進這問題。

黃容根議員：謝謝行政長官。

劉健儀議員：主席，董先生在春節時返回內地，不知有否留意到過關設施嚴重不足的問題？我自己沒有返回內地，但從電視上可以看到，落馬洲與羅湖的過境通道聚集了一大羣等待過關的旅客。除了關心到旅客的方便與舒適外，最令人擔心的其實便是可能會發生意外。落馬洲支線不知何時落成，但在此之前，香港會否考慮設立一些設施，以紓緩過關設施不足的問題呢？會否和內地方面進行商討，作出一些特別應變措施？

行政長官：劉議員，如果我們要促進珠江三角洲和香港將來的合作，改善過境設施便是我們要努力的其中一個方面。我們來看看怎樣可以使人流、物流、車流等更加暢順，不會像現在這樣擠迫。政府一直很關注這件事，而我知道香港方面會調派更多人員處理過境工作，將來亦可以開放更多櫃檯，讓更多旅客可以盡快過關。未來，我們還會採用 **smartcard**，希望藉此可以縮減輪候時間。不過，長遠來說，劉議員是對的，我們必須興建上水那條支線，但這還有待環境評估的上訴結果。至於車輛的往來，去年其實是進步了的，但車流一定會是增加得很快，所以我們也要看看還有甚麼事情可以做。說到從蛇口至屯門的西部通道，由於興建橋梁的工程還有很多年才能竣工，所以我們會密切注意在這個過程中怎樣才可以做得更好。

劉健儀議員：主席，在車輛方面，過境私家車的增幅其實已高達 40%，而人流方面，現時一般在星期六、日已是超過 25 萬至 30 萬人次，假期的情況則更嚴重。現在說的落馬洲支線，最少也要在 2004、2005 年之後才會落成。

我剛才質詢的重點是，從現在至有一些很龐大的設施可以真正解決這些問題，其間是有一段時間，政府有些甚麼應變措施？現在的車輛增長率是很龐大，而過境人次的增長也很龐大，即使是落馬洲支線落成，也是數年之後的事，莫非在這數年間我們只能看着現時的情況，完全沒有辦法可想嗎？

行政長官：最近人流的增加，平均是每年 17%，但羅湖邊境站的設計並不只是為了應付 17% 的人次增長的。所以，我經常強調要看得遠、看得闊，理由便在於此。如果到了真正擠迫時才去想辦法，便會像是在修補一件破爛的舊衣服，我們現在其實便是在做修補的工作，這是十分遺憾的，但無奈這是事實。不過，我們可以怎樣把修補工作做好呢？第一，我們會調派多些人手，增開多些櫃檯；第二，希望採用了 **smartcard** 後，能夠加速疏通人流，但長遠而言，還是要等待上水支線的興建，我們可以做的也只有這些。

陳偉業議員：主席，談到法輪功，剛才聽到被指為法輪功的學員在北京自焚，於是稱之為邪教。不過，就我記憶所及，佛教在起源時，也有佛教徒自焚的事件，基督教的耶穌亦是被釘在十字架上。當行政長官提及邪教時，他忽然滿面正氣，好像是要捍衛一些正義的東西般，同時，他十分着重香港的安寧方面。

然而，如政府對社會的安寧構成損害時，不知道行政長官會怎樣處理？當一些很正常的商人、廠家，正好好地運作着，政府忽然說要收地而不作出補償，便把人家的工廠充公和封了，以致一家三口要看精神病醫生，至今仍要服藥。到現時為止，部分廠戶仍未有一分一毫的賠償，也有部分人正面臨破產或被人申請破產的邊緣，不過，政府卻仍然根據所謂的既定程序來處理有關索償。我不清楚這類政府可否被稱為邪政府，即令一些安寧的人.....

主席：陳議員，請你直接提出你的質詢。

陳偉業議員：主席，真不好意思，我很快便會提出質詢（眾笑）。我請問行政長官，在這情種況出現時，行政長官剛才說到居安思危，現時有人已面對危機，行政長官有甚麼措施可建議？此外，我在 10 月份時已向行政長官提出過質詢，不知行政長官現時會否直接處理這個問題，令這羣華基廠戶不會因為政府的行政措施欠妥而致面對破產，甚至將會自殺呢？

行政長官：陳議員，對這類索償個案，政府一方面要按照法律辦事，另一方面，政府亦本着同情心來辦事。或許陳議員不接受我的說法，不過，依法處理是唯一的辦法，帶着一點同情心再想想甚麼其他方法是第二個辦法，我們正是這樣做。據我所知，有很多問題已解決了，餘下還有一些問題仍未解決，希望在座各位，不論陳議員也好或其他議員也好，大家一起幫忙，先把問題解決，讓我們一起努力。

陳偉業議員：主席，董先生，我已經很努力（眾笑），不過，問題是當這羣人正面對破產邊緣時，政府官員還是說要按既定程序來處理。其實我已盡了我的辦法，並曾與很多政府官員談論過，他們也說已用盡了他們的辦法，那麼行政長官又可否盡辦法幫忙他們？譬如說，既然行政長官對法輪功擾亂秩序這麼關注，那麼對於這一羣面對破產及可能自殺的人，行政長官又會如何關注他們呢？會否想想辦法幫忙呢？

行政長官：這樣吧，讓我再研究這個案。不過，我希望陳議員不要在此誇大這種困難（眾笑），包括自殺和破產等情況。不過，由於你提出了這問題，我們是會跟進這個案的。

主席：行政長官，這答問會原本在下午 4 時正便要結束，但現時尚有接近 20 位議員正在輪候提問，如果現在便結束會議的話，必定會令很多位議員失望。

請問行政長官可否多給我們 15 分鐘，好讓多些議員能提出質詢？

行政長官：好的。

主席：謝謝行政長官。蔡素玉議員。

蔡素玉議員：董先生，你剛才說了很多關於你對珠江三角洲的一些看法，你在施政報告內也說了很多關於與珠江三角洲要優勢互補，協同發展這些概念。最近有人提過，香港是否可以放寬廣東省來港的人員及車輛的申請，以及向珠江三角洲居民發出可多次往返香港的證件。我想請問董先生，你會否考慮在近期，就這些方面採取一些比較大刀闊斧或寬鬆的做法？

行政長官：蔡議員，最近我聽到一個消息，法國一間名牌公司在巴黎開會，談起有哪些外國旅遊人士到巴黎消費，哪個國家排名第一，哪個國家排名第二，哪個國家排名第三。經他們研究出來，排名第一的是中國的公民。所以，要吸引中國公民、內地公民來香港旅遊消費是我們應該做的事，而我們要積極爭取的，不管是來自廣東省或其他地方的公民。怎樣做得到呢？當然有很多考慮，亦不是香港特區政府單方面可以做的決定，而須與內地一起商量。就這方面我們會努力，可能要經過一段時間。我希望有個好的結果。

蔡素玉議員：董先生，我也聽到政府一直說要考慮，要放寬多些國內居民來港消費是好事，然而，這些問題的確談了很多年，到現在也沒有看見甚麼實質的做法。董先生，你會否又是在考慮，你可否告知我，你會在一段比較短時間內，願意作出一個比較決斷的決定呢？

行政長官：美國的前總統對我說，白宮決定了一項政策後，要6年後才會開始推動，香港不會是這般低效率的，我們會盡快去做，但是，我們其實正在做很多事情，為甚麼呢？蔡議員，你看現在內地來港的旅客，在1 300萬名旅客中，人數已經是排第一位的了，在數年前，從國內來的旅客仍不是很多，我相信現在已接近300萬，我想已是排第一位了，所以，增長正在開始，問題是我們怎樣能夠使這增長來得更快。

黃成智議員：董先生，社會上一直有人說，珠江三角洲的發展非常蓬勃，值得香港借鏡。剛才蔡素玉議員也問過，如果國內人士申請來港，董先生會否考慮方便他們來港消費。

不過，據我的瞭解，我們的一些朋友和黨員都很想上大陸，瞭解國內的發展。但很可惜，董先生只考慮給國內的人來港，我不知道董先生會否幫助我們那些想返國內，但又拿不到回鄉證的朋友上去看一看國內的發展情況？不知道董先生會否做一些工夫，並更着緊地使我們香港人也能很容易返回祖國呢？

行政長官：黃議員，港人返回內地的決定權，的確是在內地的有關部門手上，而非香港特區政府可以作決定的。不過，最近我在報紙上看到，李議員和單議員都去了，（眾笑）我是看到的。這是內地的決定。

黃成智議員：行政長官，你作為我們香港的行政長官，可比喻為我們的父母官，也會像我們的父母一樣關心我們，應該是這樣的。我希望你作為我們的父母官，可以令我們返回我們的祖家，我覺得如果我們有些子民不能回去，對你來說，也算得上是一個頗大的侮辱。看來你作為父母官並不太着緊你的子民。董先生，你可否幫一下忙，問一問國內究竟擔心這一羣人的甚麼、怕他們甚麼，而不讓他們返回祖國？同時，希望你告訴國內的朋友，這一羣人並不可怕，亦不會在國內自焚，希望董先生在這一方面看看如何幫助我們。

行政長官：黃議員，我想我們一起努力吧。

楊耀忠議員：台灣的張良任到了香港履新，下星期，台北市長馬英九也會來香港，我想問董先生，你怎樣評估現時的港台關係，以及政府會做些甚麼來促進兩地的關係呢？

行政長官：楊議員，很多人在中華旅行社代表來港任職之前，很擔心港台關係的發展，我給一些資料你們看。過去 1 年，在沒有台灣代表在港的情況下——最少沒有總經理在港——香港與台灣之間的貿易增長了 25%；過去 1 年，台灣來港的旅客，增長了 20%；台灣居民來港就職或來港居住的，增加了 7%，這些便告訴你，台港關係事實上很密切，而且一直在增長中，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們都希望祖國能夠早日統一，在這大前提下，我們希望所有在座各位，在香港及來自台灣의 同胞，都可以一起為這件事努力，我亦留意到張良任已經到任，馬英九市長下星期會來香港訪問，這是一個私人訪問，是應政策研究中心的邀請——作為兩個城市的論壇——來談談城市的發展，我亦會借此機會與他會晤，希望大家能夠為國家的最後統一，作出努力。香港在促進兩岸三地的文化、貿易、金融的交流，以及人的來往交流方面，具有一個很特殊的地位。我希望我們會在這方面繼續努力。

楊耀忠議員：我想跟進一下，董先生的意思是否說，政府無須做甚麼事情，港台關係仍會繼續保持良好？

行政長官：在港台關係這問題上，一方面是港台關係，另一方面，我們要考慮整個國家，包括台灣和香港在內整個國家的發展，所以，我們會密切注意兩岸局勢的發展，但我們時刻都要考慮整體對台的政策。

梁劉柔芬議員：董先生剛才提到接受挑戰，我們昨晚的立法會會議上有一項議題，便是討論青年的就業問題。我們的青年亦正在這個層次上接受很大的挑戰。我昨晚沒有發言，因為我本身亦參與很多青少年自新問題，尤其是讀書不成的青年人，我也很想聽聽立法會同事的意見。

我聽了十多位議員的意見，他們都提出青少年在成長過程中，在他們的培訓及使他們接受挑戰的預備工作方面，有很多地方做得仍未足夠，尤其是在面對現今的挑戰方面。然而，教育署最近宣布，考試局在教師語文能力評核首次考試截止的報名期內，只收到約 600 份申請；培訓課程方面，亦只有 430 人報名，低於政府每年近 5 500 個的培訓名額。

董先生，我想請問你認為這個表現是否反應冷淡，因為我們的教師也要接受未來的挑戰，他們要教導學生和青年人怎樣接受挑戰。為甚麼上述人數會這樣低？請問董先生，我們有甚麼方法鼓勵更多教師參加語文能力評核或培訓課程呢？

行政長官：梁議員，關於語文評核，首先我相信香港絕大多數的教師都有很強烈的使命感才會當教師。因此，我相信絕大多數的教師都會有一種自強不息、終身學習的精神。至於語文的評核，其實我們是給予教師 3 個路向，讓他們在 5 年內作出選擇，因為我們亦知道教師平時相當繁忙。那 3 個選擇是甚麼呢？一個當然是參與評核，另一個可以要求豁免，第三個是到教育署認可的機構進修。雖然開始的時候，參與的人數較少，但我希望，我亦有信心，隨着這數年的發展，會有更多教師參與這些活動。

梁劉柔芬議員：董先生，我們可否有些好的方法，使教師不單止歡迎有一個這樣的機會，讓他們可以多些參與應付未來挑戰的培訓；同時，可否考慮，甚至引導他們自己制訂一些更好、更具挑戰性的評核，或令這些培訓課程更貼切，讓教師可以把工作做好，令社會尊師重道，使社會真正恭恭敬敬地對待我們的教師，而不是像現時這般，導致有些家長對他們作出不平等或不應該的批評？

行政長官：梁議員，我歡迎你提出意見，同時，我會與羅范椒芬局長及其他司長等商討，研究如何做得更好。

主席：各位議員，15 分鐘很快便過去了，相信很多位未能提問的議員都會感到失望。不過，在今次會議未能提出質詢的議員，在下次的答問會上，他們的優先次序便會提前，所以，今天之失，乃他日之得。

下次會議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2001 年 2 月 14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續會。在行政長官離開會議廳時，請各位議員站立。

立法會遂於下午 4 時 16 分休會。